

张国荣

典藏版



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张国荣传

关熙潮 著

从他的成长、他的生活、
他的音乐、他的电影以及他的导演梦出发，
展现一个更为真实、更有温度的张国荣，
重新定义“纪念”的意义。

典藏版

张国荣传

不如我们从头来过

关熙潮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如我们从头来过: 张国荣传 / 关熙潮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063-8816-0

I. ①不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张国荣 (1956~2003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6498号

不如我们从头来过: 张国荣传

作者: 关熙潮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170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816-0

定价: 4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..... chapter 1

浮生

「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得，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。」
在他口中，童年一片惨淡。

那时怎会知道，命运是以怎样的形式，影响一个人。
从呱呱坠地，到睁开双眼。你见浮生，你是浮生。

1. 伊始 p2
2. 女人 p8
3. 手足 p14
4. 早熟 p18
5. 浮生 p26

..... chapter 2

来者

你还记得启程时的风景吗？

在更迭的时代里，每隔那么几年，总会有一群继往开来的年轻人，他们如你当初般少不更事，凭借满腔热血奔赴前程。他们被摔打，屡次感受希望与绝望，直至平静地挥别青春。他们和曾经的同伴一起衰老，有的杳无音信，有的一直并肩。在生命的另一个关口，笑着又一拨初来乍到的孩子们，正满目茫然地走在成长路上，循环往复。

1. 新路 p32
2. 触礁 p39
3. 奈何 p44
4. 相印 p49
5. 恋曲 p59
6. 来者 p65

风起

命运玩了次先抑后扬的大手笔，让你在低谷绝境之处，得到深刻的阅历，也收获了患难之交。好风凭借力，平步青云之时，皱过的眉头凝结成沧桑，流过的泪水清洗了浮华。

他的时代就要来了。听，迟到的掌声将经久不散。

1. 转机 p68 2. 并进 p75 3. 缘分 p82

4. 情路 p88 5. 风起 p95

光华

张国荣的第一个巅峰时期，也宣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完结。灼目的光华被永远铭记，一段征程终于开花结果。自那以后，他属于传奇，被后人津津乐道。

他是十二少，是宁采臣，是白金唱片销量的巨星歌者，是享誉海内外的当红偶像。

1. 高歌 p98 2. 扬威 p105 3. 猛进 p115

4. 争霸 p119 5. 光华 p127

五年

是否有一刻，你曾在困顿和逃离之间纠结？

翻开一个人的履历表，好像一步步皆是水到渠成。在怎样的时候，认识怎样的人，做了怎样的事，走走停停，高低起伏，毁誉交错。字符描述出来的是表象，当事人理解的是过程。走过之后才顿觉，冥冥之中的确有命运的牵引。

只要心里不放弃，命运自不会舍弃你。五年，或是一分钟，都一样。

1. 白色 p132 2. 涅槃 p138 3. 转生 p143

4. 虞姬 p148 5. 五年 p155

还梦
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总是有难以解释的微妙联系。

如果上帝真的存在，该以怎样的表情看待这最后的绽放？

身在梦中而不自知，梦中亦有梦，拨开层层虚妄，直抵内心最隐秘的地方，勇敢地伸出手，引燃一把火，照亮另一个梦境。起起落落，明明灭灭，每个渺小的人生都尝过苦乐交织的滋味，执迷、痛悟、再执迷，最后沉溺于某一种状态不能自拔，直到把生命耗尽。

1. 天王 p162 2. 宠爱 p166 3. 自我 p173

4. 春光 p180 5. 还梦 p190

chapter 7

天时

能对抗时间的歌者，都是艺术家，绝非哗众取宠的前卫。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人海，宁可孤芳自赏，不问「画眉深浅入时无」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谁还能把《我》唱得那样寂寞、魅惑？他的疯狂行至巅峰，人生的使命似乎注定即将结束。

1. 尾站 p194 2. 掠影 p201 3. 理想 p212

4. 热情 p216 5. 天时 p223

chapter 8

烟灭

幼齿初长成，红颜现白发，世界的主角悄然地更新换代。生命的故事交织演绎，相似的悲伤欢喜，一样的破灭成空。你认识的多少人老了，多少人去了，多少人迷失了，多少人不朽了。他们以各种姿态诠释生命。然后发现，他们就是你，你也跟他们无异。

1. 绝唱 p228 2. 偷心 p233 3. 异度 p238

4. 纪念 p244 5. 烟灭 p248

附录

张国荣人生大事记 p251 张国荣唱片年表 p258

张国荣参演电影表 p261

浮生

“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得，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。”

在他口中，童年一片惨淡。

那时怎会知道，命运是以怎样的形式，影响一个人。

从呱呱坠地，到睁开双眼。你见浮生，你是浮生。

1. 伊始

降世的婴孩，十有八九要啼哭。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风景迥异。

智慧混沌未开，所有朦胧的念头形成于孩提的记忆。

忘了昨天午饭的味道，却能记起儿时一顿美味的色泽；翻查通讯录才能想起谁的名字，却能对着旧照片如数家珍地报出他们的糗事；在KTV里吼叫着半生不熟的流行歌曲，却搜不到往昔铭记的第一支旋律。

小时候啊，活得最不经意，不知昨日不问明天，却悠悠然地成为一个烙印。它映照今后的成长，种下深深的情结。

仿佛人的所有天赋禀性都是与生俱来的，带着万变不离其宗的个人色彩，一直扎向生命尽头。也有人说，童年的富有或贫穷、热闹或孤独，都在潜移默化地催逼出独特的个性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，香港北岸，湾仔。

一个婴孩降生在一幢五六层高的宅子里。六个兄弟姐妹、两个用

人，还有一个已经瘫痪了的外婆。

他是张国荣，刚降生时取名为张发忠，在家中排行老十。老三、老四和老九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。九哥恰恰是死于九月十二日，许多人说，发忠应该是老九转世来的。

这么多子嗣，张家算是人丁兴旺。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实在是稀松平常。

如果想得到足够多的娇宠，要么你是独生子，要么排行老么。张国荣是后者，却是个孤独的老么。

有兄弟姐妹总是好的，学龄前便有人做伴，可以结伙对抗父母，手拉手肩并肩为“一丘之貉”。但大姐和二姐最投机，五姐和六姐年龄相当，七哥和八哥在一起。张国荣跟头上的八哥就相差八岁，大姐大他十八岁之多，在年龄层上已是孤立无援了。

“以前的楼房面积都较大，平时都很宁静。就算很多客人来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里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但我也不会大吵大闹说没大人陪我玩。这算是无声的抗议吧。”张国荣说。

寂寞与否，应该是童年的第一意识。对于贫富家世，其实并无太多概念。

要是非论起贫富来，张国荣算是幸运的。他从小就能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，没有经历食不果腹的痛苦。

父亲张活海是洋服店的老板，白手兴家创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香港中环旺铺地段，经营的是好莱坞潮流服装。“张活海”三个字绣

在大招牌上，就是让顾客趋之若鹜的理由。

一次，好莱坞著名演员加利·格兰特来到张活海的店里，要定制两件名贵的上衣，其中一件必须用顶级羊绒制成，还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制出来，连料子带工钱一共两千多港币。两天后，张活海捧着缝制好的两件衣服来到加利·格兰特入住的酒店。待穿上后，张活海问他是否满意，加利表示非常满意。这时，张活海放心地从口袋里掏出四百港币，坦言由于顶级羊绒缺货，用的是次级羊绒。本打算如果他不满意，就把收了的钱全数退还。加利很开心，认为张活海是个“诚实的商人”，允诺他回去后会多介绍顾客登门。于是，就有了马龙·白兰度、威廉·霍顿等好莱坞巨星的接踵而至。

按张国荣的话说，父亲是一个极其有生意头脑的商人。

名声远扬，加之张活海卖的衣服都是好莱坞最流行的时尚款，众多明星相继光顾。顺理成章地，这家洋服店成为服装界和演艺界的纽带。张国荣日后便完成了这样的跨界——学的是纺织，搞的是演艺。

家庭环境未必直接决定个性，却影响着一个孩子的品位。远离经济核心的地段会孕育出“乡非杀马特”，暴发户的子嗣也迷恋穿金戴银。作为一个洋服店老板的孩子，所接触的时尚文化，当然是最前沿的。见得多了，气质也能被熏陶得优雅，张国荣的审美观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。他帮父亲送货的那段日子，目睹了香港繁华的浅水湾，脑海里就浮现了开着跑车在街上兜风的画面。这颇有文艺格调的幻想，在日后也成为现实。

“我见过很多气质优雅的人，自那开始便向往生活上的享受。”

“Tailor King”是张活海的绰号，翻译过来就是裁缝之王，但张国荣对此嗤之以鼻，觉得好土，好像外国人都姓King一样。

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亲近。如果换到现世，他足以和无数人“拼爹”，还是个有钱、有名望、有手艺的爹，但他们父子的情感是缺失的，这对一个孩子而言是无法补救的。张活海工作忙碌，一年到头除了节假日很少回家。

张国荣成名后，曾经这样回忆道：“很多人都认为，我小时候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住是不大可能的事。但偏偏碰巧就这么有可能发生在你们熟悉的我的身上。现在我说这些可以用过去时了，可能就没有那种心酸，没有那种不开心了，但现在提起来心里还是好像有根刺，其实现在都人到中年了，就不应该太在意自己的过去了。”

父母在中环的店铺有两层楼，他们住在楼下，楼上是工厂，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管理工人做工，却也牺牲掉了陪孩子成长的乐趣。

“那时的大人都不太关心孩子的心理。或者我没那么幸运吧！总之我爸妈不太理我们心里在想什么，或者他们也没那么开通。那时父母说什么，孩子都要照做，当时也没什么禁止虐待儿童的机构可以投诉，我并不是说父母虐待我们。小孩子给妈妈打其实是一种好事，但我连被打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用渴望星期天我爸爸带我去花园照相了。”

那一年，张国荣六岁，读一年级。当时的他已经生得非常漂亮，一双大眼睛，嘴唇红红的，看着跟个洋娃娃似的。他来到爸爸的办公

室，碰到几个伯伯和叔叔。面对这么漂亮的小朋友，长辈们心生怜爱，不禁问道：“仔仔，爸爸有没有请你喝茶？”

“喝茶”是广东人的说法，边饮茶边吃点心意思，与其说是饮食习惯，莫不如称之为一种相处形式。在北方人看来，那意境应该是闲散放松的，满满的温情氛围。

这对他们父子当然不可能。所以，张国荣回答了一句很怪的话：“我们不认识。”

事后回想起来，张国荣已经记不清父亲对这话作了何种反应，大概是没有反应。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愠怒，小朋友都会窃喜地记在心里——毕竟这代表父亲在乎他啊。

直到后来，张活海对儿子的态度都没有太多改变。那个年代流行到游泳池游泳，张活海酷爱游泳，是冬声冬泳团的团长。那个时代的香港，游泳池并不多，张国荣经常和用人各花两毛钱到西环的一个游泳池游泳。有一天，他们不巧在石阶上碰见了张活海和他的一众朋友，张活海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好像看到好朋友的儿子一样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然后塞给他一大把钱。张国荣只能把这钱移交给用人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父子关系的亲疏，对孩子的心理影响极大。但张活海却成了张国荣心里的反面教材，提到父亲，他反复用到的词是“自私”。

即便关系疏离，张国荣对父亲除了隐隐的恨意外，也有尊重和爱。他说，父亲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只是这爱不知如何表达，也不

想学会表达。

零星的记忆里，父亲曾经给他买过新衣服，也带着他到唱片店买唱片，让他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。

所以，张国荣曾这样说：“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会是一生一世，我今日的事业，是父亲间接的激励，甚至我家中各兄弟姊妹的婚姻也受到父亲的影响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”

又爱又怨。

2. 女人

在误拍三级片《红楼春上春》时，已有人评价张国荣跟贾宝玉是极为相似的，天生尤物，风华绝代，命运都是一样的大起大落。贾宝玉的一生是离不开女人的，胭脂浓香如影随形，这一点跟张国荣大相径庭。

自幼开始，家里的三个年长的女性就铺陈出了三段命运，摇曳于尘世，各自孤独。

张国荣的母亲潘玉瑶很早就跟张活海结婚了，帮忙打理一些日常的琐事，然后就生了“一窝孩子”。张家有两房人，另一房并无所出。

潘玉瑶的心里是极不平衡的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向张活海索要家用，却遭到一口回绝。另一房姨太太也不是好惹的主儿，两女共侍一夫，争风吃醋是肯定的。因为怗气，继母甚至拿尿淋过张国荣。

张活海在感情上并不是个安分的人，用张国荣的话说，就是“颇

中意女人”，拈花惹草，招蜂引蝶。他经常到尖沙咀的半岛酒店租房，约一些美丽的女士聊天。潘玉瑶为此郁郁寡欢，甚至找来私家侦探调查张活海。夫妻感情的不断恶化，兴许令她觉得嫁错了人。加之工作忙碌，嗷嗷待哺的子女反而显得累赘，更别论什么母爱了。

有一张旧照，是张国荣五岁时和母亲一起拍的——张国荣坐在汽车上，傻笑着目视前方。潘玉瑶在一边站着，双手交叠，一只胳膊倚在车上，盯着镜头。微卷的头发垂在后颈，大花旗袍裹着丰腴的身材。母子之间并没有任何亲密的动作和眼神的交流，更像是一对陌生人。

在张国荣看来，母亲也是自私的，程度远胜于父亲。张国荣长大之后，母子两个在宝丰大厦一起住，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合不来，更像是一对普通朋友，保持有礼有节的关系。出于孝道，张国荣在经济上一直支援母亲。

张国荣三十二岁那年，母亲已经年迈。他把母亲接到自己住的来帕路斯海滨的公寓。在传统家庭中，老母亲和儿子的相处，就算不亲昵成怎样，至少也是温和放松的，偶尔拌拌嘴也再平常不过。但潘玉瑶还会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能不能借用一下洗手间啊？”

也许两个人都试图付出努力，但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到了这样的年纪，已经不想再费力挽回什么。即便跟母亲相处的时日远比跟父亲的多出许多，张国荣却说，母亲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，不同于父亲。如果今时今日他不是有所成就的张国荣，这段母子关系怕是会变成另

外的样子了。

淡漠的亲情，给张国荣的心理投下了一层阴影，致使他对婚姻关系极其不信任。“如果相爱，没有这一纸婚姻证明书，一样可以过得很好；如果要分手，有这一纸婚约也改变不了什么。”

他最喜欢的舅舅结婚了，张国荣看着舅母嫁过来，在宴席上号啕大哭，拼命地用手去抓舅母，肝肠寸断的样子让长辈们不知所措。

亲情的缺失究竟能造就什么？它至少会是一根刺，永远扎在心里。所谓原谅，遥遥无期。

当满世界都在歌颂母爱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形单影只的孩子，拥抱着无助的童年。

在那栋老房子里，还有一个女人。她跟张家并无亲缘关系，在张国荣看来却是家里的一份子。她是用人，叫六姐。

二〇一一年，许鞍华执导，叶德嫻、刘德华主演的《桃姐》上映。影片讲述了一对胜过母子关系的主仆情。桃姐是Roger的用人，把他从小拉扯大。成年后的Roger待桃姐如生母，一直照顾她养老，直到最后天人永隔。影片引起轰动之时，张国荣已经离去八年，如果他能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部片子，一定会泪流满面。他的性格是感性而宽厚的，何况这故事本就是 he 自身的写照。

慈爱温厚的双臂揽他入怀，陪他一起玩耍，看着他在游泳池里嬉戏……如果没有六姐，张国荣的童年几乎会彻底暗淡。她在张国荣的生命里出现了三十四年，看他成长、扬名。当初，张国荣想走演艺道